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 
第七十六回 梨花島大戰毒虎 杏子山義聚群妖

鎮人老幼並肩而立，以視三緘收伏狐妖。三緘自將腸絛子拋在空中際，只見二光妖嬈，旋從天外飛來，頃刻間已將群狐束著，憑空墜下，落於三緘之前。狐大姑尚屬豔妝，粉汗盈盈，向三緘稽首再三，祈饒性命。三緘曰：「爾身為異類，必煉道多年，始能化作人形。理宜勸世為善，造爾功行，以成正果。胡得恣意淫樂，毒死少年子弟，拋棄老母幼妻？爾試思之，其心何忍？」狐大姑曰：「是皆少年自迷於吾，色不迷人自迷。吾有何罪？」三緘曰：「爾隱洞中煉爾本道，誰知爾者？而乃統率群狐，開設樂春宮以毒人，是罪在所不赦矣！吾欲呼汝于飛龍瓶，設諸海底，又念爾道功至此，修煉甚難。爾如改厥心腸，仍然修道深山，吾即釋爾。」狐大姑曰：「如仙官施此仁恩，永不以色身誘人矣！」三緘曰：「爾既收淫心，宜立一功，以為勸世。」狐大姑曰：「功如何立耶？」三緘曰：「不難。但化一極惡形象，與少年子弟觀之，俾知昔日花嬌，即是今日惡鬼。」狐大姑曰：「願體仙官德意。」當於眾人屬目之地，化為丈八雄軀，綠面紅眉，眼光四射，獠牙寸許，吞刺疏疏，合鎮人民皆掩目畏睹。三緘曰：「鎮商好淫，胡不就而狎之？此以知絕色花嬌，終必為醜形惡鬼也！可笑年少年子弟，日與猙獰惡鬼同衾共枕而不知畏者，何其愚之甚哉！」言此，狐大姑扭身又化，化為醜惡悍婦，形更怕人。三緘曰：「爾可歸矣。」狐大姑乃復原形，徐徐而去。

群狐亦去。從此，居貨鎮中，娼妓之流，咸以為妖，淫風漸息，皆三緘之力也。

三緘自伏狐妖，鎮人恐狐再至，苦留師徒在鎮住了月許，乃與鎮人辭別，向西而行。他日行至一島，卻也生得奇怪：昂首望去，山插雲霄，俯而視焉，則島在深壑之下。三緘師徒不知何名，恰遇行人，詢之，乃知為梨花島也。三緘曰：「上而山高，下而壑深，其中必多妖屬。不免在此稍住幾日，以觀其變焉。」狐疑曰：「師既樂居此地，弟子等有何說詞？」三緘曰：「居則居矣，須擇一地，以煉道功。」狐疑曰：「待弟子駕動風車，去尋所在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爾宜速去速來。」狐疑諾，風車駕動，先上山頂，周圍遍視，盡屬荒涼。轉下壑中，野霧迷漫，如煙如絮。復至島上，極目望之，概係梨林，花開滿樹。島右古剎一座，蛛網密布，瓦解鴛鴦，神像雖存，塵封數寸。狐疑尋視已遍，遂乘風車，向原路而來，回覆師命。

三緘曰：「既有古剎，可避風雨矣。」師徒於是牽藤附葛，直上梨花島，安居剎內。時而道傳諸徒，時而島外閒遊，倒也雅致幽深，堪為習功之所。

殊知島左有石崖焉，下臨潭泉，上通峻嶺。崖畔一穴，其圓如鏡，皆古來修道者所居。因年久無人，為一花斑毒虎霸佔此洞，修道四百餘年，能化人形，能乘雲霧。每於煉道之暇，必至梨花島遊玩一周，仍入洞中。俟至旬餘，又游一次。曆數百載，習以為常。一日來游，遙見古剎生煙，毒虎暗思：「此地荒涼極矣，誰不畏死，敢居於是？吾且入剎視之。」扭身一化，化為老叟，持杖踱入，目睹剎內，所住者皆道士也。毒虎忿甚，回洞言曰：「道士可惡，敢竊吾剎而居！今夕夜靜時，吾必有以處此。」正值復禮子雲頭下視，已知其計，忙化僮人，來至剎中，謂三緘曰：「島外有一毒虎，今日化為老叟，入剎視之，見爾師徒，不勝忿恨。夜靜之際，必起狂風，將剎吹入深潭。吾不預為爾言，恐喪爾等性命。」三緘曰：「承君指示，何以避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吾有回風寶旗，暫借於爾，避此腥風一夜，明日須速還也。」三緘拜受訖，方欲再有所言，一轉瞬間而復禮子已渺。三緘知為仙賜，感激不已。

果於二更時分，狂風大起，愈吹愈厲。三緘將旗抱定，四面旋繞。風從島外刮去，山林吹折，此剎安然。吹了一宵，毒虎以為剎入深潭，道士已作泉中之鬼。天曉，仍化老叟來視，古剎如昔，道士無恙焉。毒虎思曰：「此道士中必有絕大法術者。」忙忙歸洞，命及洞內毒蛇，手執蕉旗一面，直上峻嶺，往搬黑虎，同討道士。毒蛇去不一刻，黑虎已至。詢其來由，毒虎一言之。黑虎曰：「如是，吾等入剎驅逐。彼如速去則罷，否則與之力戰不遲。」毒虎曰：「兄言正合吾意。」遂持戰具，同至古剎，大聲吼曰：「何方野道敢霸吾剎？宜速遠逃。倘若遲延，決不饒汝！」三緘笑而答曰：「吾師徒愛是剎幽雅，可以煉道，暫住數日，爾不逐而吾自去之，原不在茲為久留地也。」毒虎曰：「知爾欲霸於此，且與吾等一試武藝，誰勝誰居焉。」狐疑曰：「爾言在先，不可悔也。」毒虎曰：「斷不食言！」狐疑於是手持雙刀，來戰黑虎；雲牙手執陰風扇，來戰毒虎；繡霧手執錦紅木棍，來戰毒蛇。一時雲霧迷天，狂風大作。三緘恐諸弟子力不能勝，舉起飛龍瓶，拋於半空，金光閃灼。戰到夕陽西墜，方始收兵。

黑虎向毒虎言曰：「道士法力極高。吾方噴起腥風，不知什麼寶物金光一射，目即昏花，當被道士一刀，砍及吾肩。雖未深入肌膚，覺得痛入骨髓，忙將風車按下。幸而道士未追逐焉。」毒蛇曰：「吾將勝矣，以尾去繞道士，誰知繞去空空，又為金光迷卻雙目。剛欲逃走，七寸之項已受道士一棍。急向前竄，腰復被擊，至今痛不可言。幸吾風車望下滾去，不然早已喪彼棍中。來識毒虎大哥，於鏖戰時又復何若？」毒虎曰：「吾與一道士戰，此道士形容兇惡，手無軍器，只拿一扇，向吾扇來。吾手所持劈石大刀，似乎持之不著。吾心暗想：『不如風車高舉，也好上下亂劈誅此道士。』殊吾車在上，彼車在下，彼扇向上而搖，竟將吾車吹得靡有定止。正值無奈，忽然金光一道，直射吾面，雙目昏聩，不辨西東。於是隨車簸揚，任其所往。未曾防及左膀被擊一下，重如泰山。幸吾插極墜塵，道士已收兵而返。不然，此次大戰，恐難保其身軀。」言罷，面面相覷，若有不敢再鬥之情，同入洞中，秘而不出。

雲牙、狐疑、繡霧亦回古剎，以復師命。三緘曰：「彼不再來，釋之而已。如再索戰，吾必收以腸絛子焉。」狐疑曰：「此妖兇悍異常，必為人害。如知所居何地，吾欲尋其穴而誅之。」三緘曰：「不可。如爾兄弟，亦狐類也，彼不幸而不得其師，道無所傳，故未成乎正果。然亦念彼物類，煉修能化人形，來歷不易，何可以一時有失，即誅其身？」狐疑聞言，遂罷是念。

卻說毒虎穴外，有老梅一株，生長此間約六百載矣。自成精後，常與毒虎不合。見得毒虎昔日強梁，今日受挫如斯，衷懷大快。所恨者不能除此惡魁，心願未遂。因見毒虎弗出，道士又未來，乃尋入洞中，借安慰言詞，以竦動其再戰之志，務求毒虎為道士所戮，方遂乃心。計已入洞，毒虎見而喜曰：「梅兄此來，其有以助我乎？」老梅曰：「唇亡則齒寒。吾見毒兄大敗而歸，心殊不服。如再與戰，竊願力助一臂焉。」黑虎曰：「道士法力難敵，不若隱而不露，以避其鋒。」老梅曰：「毒兄在此，百里群妖皆畏服之。一戰敗績，隱身不露，能勿為群妖等笑乎？黑兄畏死，斂跡潛形，吾助毒兄前去一戰！」黑虎曰：「豈畏死哉？老梅既願力助，可為先鋒。吾等拚此命兒，以作後應。」老梅曰：「如是，吾即回洞，將戰具攜之，誓與道士決一雌雄！」言已辭去，竟至古剎，請見三緘。三緘曰：「叟何來？」老梅曰：「吾乃是地居民，每為毒虎所害。聞得道長意誅毒虎，居民不勝欣喜，冀道長為吾村內除去噬臍大患，則萬姓沾恩。」三緘曰：「只要彼不擾吾，吾亦不與較耳。」老梅曰：「彼懷毒念，搬動群妖，欲來剎中，以寡不勝眾，作一爾死我亡之想也。道長尚未知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彼既不情如是，吾心有以擒之。」老梅將禍刁起，心甚快然，假到毒虎洞前，催促討戰。

毒、黑二虎以及毒蛇果聽其言，來到剎外，呼戰不已。三緘命狐疑、繡霧諸弟子齊齊出剎，戰在半空。酣戰多時，見弟子等不能降服，暗以腸絛子拋去。金光二道，毒虎、毒蛇、黑虎、老梅概被捆束，墜於剎內。三緘驚曰：「老叟胡亦被吾寶所困？」老梅曰：「吾受毒虎驅遣，不得不然，望道長垂憐，將彼加誅，以除民害！」三緘問毒虎曰：「爾胡不道規恪守，輒恃毒性，與吾力鬥耶？」毒虎曰：「前與道士戰於天半，已知法力非吾輩所能及之，逃歸洞中，不復再起興戎之念。其所以再犯道士者，因被老梅刁弄耳。」三緘曰：「老梅為誰？」毒虎曰：「即此老叟也。」三緘遂顧老叟而言曰：「爾來吾剎，言為毒虎擾害，冀吾誅及，以安爾等，何毒虎不戰，爾又刁之乎？」老梅曰：「彼為虎精，吾為梅精。吾力不勝彼，累遭凌辱，焉得不刁毒虎，以伏道士之誅？」三緘曰：「爾亦精屬，吾誅毒虎，獨容爾哉？」老梅曰：「吾願與伊同受殺戮，以為此方之力不勝彼者免其害焉。」三緘笑曰：「以力勝人與以勢欺人者，可鑒此矣！然幸吾非尋常之子，聽人刁弄。如屬庸眾，則毒虎不能生，皆由老梅是非顛倒。世之善聽是

非者，亦可以為鑒焉。」言畢，將梅精、蛇、虎均釋之，曰：「爾等皆物類所成，須各守道規，各探道旨。道功圓滿，飛昇天闕，為大羅仙子，以視在此山陬僻壤，獸軀不脫，終為下品者，不高出萬萬乎？」四妖再拜曰：「願領仙官教誨，不敢有違！」因見三緘仁慈一片，遂跪地哀懇拜於門下。三緘各與道號，毒虎為「化慈道人」，黑虎為「學慈道人」，毒蛇為「習慈道人」，老梅為「抱慈道人」。道號與訖，四妖不欲歸洞，願隨三緘雲遊。三緘以道傳之，同在古剎住了數日，又別梨花島，向島外而行。

再言三緘弟子龍賓、樂道等，自碧玉分散後，穿穿逗逗，已知各人所居。一日，龍賓離了本洞，駕著海風，游至杏子山頂。舉目四望，杏開如錦，香氣襲人，兼之嶺甚寬敞，一帶峭壁，石穴排列，密若蜂房。龍賓大喜曰：「吾等與師分散，相見殊難，久欲覓一寬敞之區，團聚道兄道妹，以好探師消息。不意今日閒遊，得是佳山。吾且遍寄信音，一聚於此。」主意既定，風車運轉，回至洞中，命駕下小蝦四處傳信，准以三月三日，聚會杏子峰頭。

期將臨時，龍賓先至，掃潔各洞，佇立候之。果到是日，三服、樂道、狐惑、翠華、翠蓋、鳳春、紫花娘、金光道姑、西山道人、椒、蜻二子陸續而至。龍賓曰：「今日義聚在茲，無他議論，因自碧玉與師分別，數載有餘，平時念及師恩，不禁淚流襟帶。又兼吾輩異地各居，常聚不能。吾今覓此寬敞地面，欲將道兄道妹先為團聚，然後緩緩探訪師之行止。爾等以為何如？」眾人齊聲曰：「此舉甚妙！吾等速擇良辰，一同遷徙是山，以煉大道。」樂道曰：「三月三日，正值吉星拱照，奚必另擇乎？」眾人聞言，齊駕風車，四散而去。不逾片刻，各將所煉之物攜至，各尋一穴居之。彼此籌商，尊三服為道中之長，朝夕在洞煉習道功。

不料山左崖下有四野牛，修道千年，法力絕大。時當春景，天氣融和，四野牛化為道士，各持麈尾，緩登山頂，玩賞消閒，瞥見峭壁洞中有道士行走，野牛共相訝曰：「哪來道士出入石穴？須往問之。」言已，直到穴前，大聲問曰：「何方野道，敢霸吾山？」龍賓曰：「吾輩皆習道者流，見此地與塵世相隔，幽雅可人，故約及諸道兄在茲習道耶。」四野牛曰：「是山原吾四道所居，無論千百里外獸精木怪，不敢來此。爾等居之，獨不信通主人，是欺吾太甚也。吾以好言諭爾，爾宜速遷他所，另覓名山。如或稍遲，略施法術，性命難保，休怪吾之不仁！」龍賓曰：「爾誇大口，敢是撐天手段耶？任爾如何，吾等不畏！」野牛怒，即命小妖回洞，持得法寶前來，與龍賓諸人一場大戰。

但見雷轟電掣，風起沙飛，頃將紅杏山兒化作一團黑霧矣。